

特56

11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雜史類

函

六二架

六號

七冊

點註十八史略校本

石川鴻齋撰註

五

點註十八史略卷之五

前進士廬陵 曾先之 編次

日本 三河 石川鴻齋 補訂

唐

石川鴻齋撰
卷之五
唐

相表
奇異

世民
陰有
安天
下志

○平遂昌曰觀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不得安其祿位保其身家况有天下之大哉高祖有言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是則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初隋王即皇帝位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大息曰恨我不為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也西涼武昭王暉之後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昞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隋煬帝以淵為弘化留守御衆寬簡人多附之煬帝以淵相表奇異名應圖識忌之淵懼縱酒納賂以自晦天下盜起以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群盜多捷突厥寇邊詔淵擊之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静相結文静謂世民曰今主上南巡群盜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

男子救舅氏之患
毅及襄陽公主掩
其口曰汝勿妄言
滅吾族由是奇之
及長以適唐公李
淵生四男建成世
民玄霸元吉一女
適臨汾榮紹世民
聰明云々

淵乃命世民與劉
文靜長孫順德劉
弘基等各募兵遠
近赴集旬日間近
萬人仍密遣使召
建成元吉於河東
榮紹於長安王威
高君雅見兵大集
疑淵有異志欲計
淵使世民伏兵於
於晉陽宮城之外
文靜與弘基順德
等共執威君雅繫
獄斬以徇

隋大業十一年有
二孔雀自西苑飛
集朝堂親衛校尉
高德儒等十餘人
見之奏以為鸞時
孔雀已去無可得
驗於是百官稱賀
拜德儒朝散大夫
賜物百段世民斬
德儒自餘不戮一
人遠近大喜

以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
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
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淵
乃召募起兵遠近赴集仍遣使借兵於突厥高之後世紀高生欽
淵生天錫天錫生現乃帝祖也兩音丙相表之相去聲圖識
時有李氏將興之語大使之大音駝晉陽宮監掌宮禁監平
聲主上謂煬帝萬數之數上聲尊公謂高祖淵過音戈二郎
謂世民為寂之為去聲併誅恐宮人覺其謀故陰養士馬而
不敢泄也巨鉅世民引兵擊西河拔之斬郡丞高德儒數之
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進兵
取霍邑克臨汾絳郡下韓城降馮翊淵留兵圍河東自引兵
西遣世子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關中群盜悉降於淵合
諸軍圍長安克之立恭帝淵為大丞相唐王加九錫尋受禪
立子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西河郡屬中

李密自負歸國之
功朝廷待之不副
本望鬱鬱不樂嘗
遇大朝會密為光
祿卿當進食深以

李密自負歸國之
功朝廷待之不副
本望鬱鬱不樂嘗
遇大朝會密為光
祿卿當進食深以

黑言一、史田、才老五
為耻退以告充武
衛大將軍王伯當
伯當心亦快、因
謂密曰、天下事在
公度內耳

隋越
王侗

李密

宇文

化及

帝許

李軌

秦王

薛仁

泉降

夏主

侗昭之第二子東
都王世充等立以
為帝世充以尚書
裴仁基裴行儼有
威名忌之仁基父
子知之亦不自安
乃與尚書左丞宇
文儒童謀殺世充
復立隋主事泄皆
夷三族齊王世暉
言於世充曰儒童
等謀反正為隋主
尚在故也、不如早
除之世充遣人醜
之隋主請與太后
訣不許乃布席禮
佛曰願自今以往
不復生帝王家飲

李密

之叛

德破

許世

王世

充世

鄭帝

沈法

興稱

梁

通襲

藥不能絕以帛縊
殺之謚曰恭皇帝

建德中書侍郎劉
彬說建德曰天下
大亂唐得關西鄭
得河南夏得河北
共成鼎足之勢今
唐舉兵臨鄭弱勢
必不支鄭亡則夏
不獨立矣不如解
仇除忿、兵救之
復擊其外鄭攻其
內破唐必矣、若
既退徐觀其變若
鄭不取則取之并
二國之兵乘唐師
之老天下可取也
建德從之

上聲野鳥為鸞通鑿隋大業十二年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
寶成朝堂前德儒等奏以為鸞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擢
拜朝散大夫正為之為去聲霍邑縣屬霍州臨汾縣屬平陽
絳郡今絳州韓城縣屬同州降音項平聲下同元吉淵第三
子○隋東都留守越王侗煬帝之孫也亦為衆所立稱帝於
洛陽東都隋以河南府為東都留守官主○秦主薛舉卒子
仁果立○魏公李密與隋兵戰大敗降於唐○宇文化及弒
其所立主浩自称許帝○涼王李軌稱帝○唐秦王世民破
秦秦王薛仁果降送長安斬於市右秦薛舉自隋煬帝大業
二年○李密之將徐世勣據密舊境降唐賜姓李勣子亦切
而亡○李密之將徐世勣據密舊境降唐賜姓李勣子亦切
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
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本於
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葉敬姓為劉鄙陋無稽而唐世人
主遂以為法以逆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別之而後
之賜姓者上亂之者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之制不可為後世法
循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
也

○竇建德取河北諸州自称夏主○李密叛唐唐人獲而
斬之唐人行軍總管盛彥師○右魏李密自隋大業○夏主
竇建德破宇文化及誅之世紀許宇文化及自武德○隋主
侗立一年王世充廢之而自立為鄭帝尋弒侗○唐遣將襲
涼主李軌執歸殺之河西平將安貴興○右涼李軌自隋大
○沈法興稱梁主於毗陵沈音審毗陵郡名○李子通稱
吳帝於江都○杜伏威降唐○唐秦王世民擊定陽將宋金
剛破之定陽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走死右定陽劉武周自
號至是凡○唐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吳主李子通襲梁
三年而亡○唐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吳主李子通襲梁
梁主沈法興走死世紀梁沈法興自武德○夏主竇建德救
鄭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王世充降世民至長安被黃
金甲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獻俘太廟斬建
德於市赦世充尋使人潛殺之右夏竇建德自隋大業十三

唐高祖

德於市赦世充尋使人潛殺之右夏竇建德自隋大業十三

金甲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獻俘太廟斬建

德於市赦世充尋使人潛殺之右夏竇建德自隋大業十三

秦王 破王 世充 斬建 德 劉黑 闥 兵 蕭銑 李 通 伏 誅 劉黑 闥 漢 東 王 林 士 弘 散 漢 東 將 執 黑 闥 降

李靖圍江陵銑內
外阻絕問策於
文本文勸銑降
銑謂群臣曰天
詐梁不可復支
必待力屈則百
蒙患奈何以我
故陷百姓於塗炭
乎以太宰告廟下
令出降

王世充自武德二年僭号至是三年
而亡二十五將姓名未詳從去聲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
始起兵於漳南○唐遣將李靖伐梁梁主蕭銑降送長安斬
之右梁蕭銑自隋大業十三年
年據江陵至是四年而亡
○杜伏威擊吳主李子通執送
長安伏誅右具李子通自隋大業十一年
○劉黑闥自稱漢東
王○楚主林士弘卒其眾遂散右楚林士弘自隋大業十二
○漢東將執黑闥降唐斬之武德五年僭号至是二年而亡
○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於丹陽唐將擊斬之公祏
名祏音石丹陽縣
屬鎮江將李靖
○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
之慶州屬鞏昌
○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禦之遇於幽州世
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而退音
率
○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縣鄉學帝
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始定官制頒新律令釋奠禮

突厥 受盟 置州 縣鄉 定官 制頒 律令 定均 田租 庸調 法

盡天下中外歸心
殿下但以年長居
東宮無大功以俱
服海內今劉黑闥
散亡之餘眾不滿
萬以拉朽殿下宜自
擊之以取功名因
結納山東豪傑
可自安於是太子
請行

菜奠幣所以祭也先聖孔子先師顏回始定官制通鑿改大
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大府為九等
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
為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
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
大將軍至信義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
十二等
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
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
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純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
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
旱蟲霜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
免民贖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
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
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

○范華陽曰自并
田廢而貧富不均
後世未有能制民
之產使之養生送
死無憾者也唐之
法蓋幾焉然為
治者惟能省力役
薄稅斂務本抑末
尚儉去奢占田有
限困窮有養使貧
者足以自立富者
不得兼之則均天

占主十八史

龍鳳之姿 六日之表

○藤森弘菴曰若魏徵之事太宗直言諫論獻可替否以致貞觀之盛其功不讓管仲矣使聖人論之吾決知其舍事變之小罪其致威之功也又曰嗚呼仲幸而出春秋之際見取於聖人故後世儒者舉其功而不敢議其罪不唯不敢議又從而為之辭徵不幸而不出於春秋之際不見於聖人故後世儒者極論其罪遂併其偉功廢之是豈是非之公平哉

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及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若必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恃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唐初見高祖色尚傲及見秦王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高祖以秦王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志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

登瀛學士

放宮女

○邱瓊山曰高祖乃為秦王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欲何為哉昔漢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國之儲貳乃其國君父為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以為非况太宗乃藩衍王功高望重處危難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黨乎在大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道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

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如晦亦出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剖決如流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齡為吾兒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語幾音機及也冠音貫相去聲長音張上聲蓋音甘入音圖畫已上十八人形像贊讚同稱美曰贊預與同登瀛洲謂如登仙也補外補外職事官為吾之為去聲○鄭曰漢唐之世其人臣猶為有知人之明者莫若蕭何之識韓信房玄齡之識杜如晦高帝之至南鄭而韓信亡去蕭何追之反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大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高帝於是拜為大將太宗之在秦邸時府僚多補外官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太宗於是奏為府屬蓋非蕭何之言則高帝失於韓信非玄齡之言則太宗失於如晦矣秦王功蓋天下身幾危賴玄齡如晦決策至是即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機音○突厥頡利

唐太宗貞觀

置弘文館

政事商權

以至誠治天下

其後建成兄弟九相傾奪太宗幾危而所以為太宗設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業人遂至推及同氣喋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太宗為三代以後之令主而不免有勳德亦或以此哉
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嘗之已熟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扞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耀軍容示之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

張蘊古獻大寶箴

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

貞觀政要曰張蘊古貞元二年自幽州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表上大寶箴文義甚美可為規戒太宗喜之賜帛三百段乃授以大理事丞記文綴與箴同韻會箴綴文箴也一曰箴也
文心彫龍注云箴所以攻疾
禁作瑤璽紉作瓊室

突利二可汗合十餘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自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旗甲蔽野頡利懼請盟而退○置弘文館聚四部二十餘萬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權政事或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四部經書史書
子書文集論去聲行去聲權音角舉也較也上上聲下同○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

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音去聲○張蘊古獻大寶箴有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纓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其言大寶箴聖人之位曰大寶箴戒
辭也八珎周禮膳夫珎用八物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牲搗珍漬熬肝營也沒一作沒闇暗同冕旒冕十有二旒天子之服也漢制度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其旒皆以五采絲繩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垂於冕前後黈纓音愉上聲

分天下為十道

師都梁 孫孝 祖孝 雅樂

五花 判事 置中 書門 下相 儉察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初上皇命祖孝孫定雅樂考孫以孫定雅樂之音多真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登豈由於此社稷曰齊之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王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而悲耳今二曲具

李靖 破突厥

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不在聲音也 天少雨李百樂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胡致堂曰顏師古李百樂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所欲為者也其先意承志不得為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為乃天地之氣有淳工偏

異言十八史田林本卷五

七

垂黃色、縹綿也。以黃綿為圓用組。○分天下為十道。因山川形便。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遣將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為夏州。右梁師都。帝義寧元年。僭号。至是。凡十二年。而以夏州屬。○太常祖孝。甘肅。即朔方。○案。世紀。此一節當在貞觀二年。○孫奏。唐雅樂。祖孝孫。祖姓。孝孫。名。○案。○貞觀二年。又出宮女三千餘人。○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卿曹勿雷同也。時珪為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

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皋陶。君臣恊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

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初。突厥既強。

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加以民大飢。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

邊帥皆言。突厥可取之。狀詔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

諸軍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隍山。頡利可汗遁走。唐將擒之。以

獻。時突利可汗先已入朝。上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

州。分突利地為四州。分頡利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

雲中都督。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

軍。敕勒其先匈奴。薛延陀回紇。以下十五部。總謂勒統。音

賢。入聲。十五部。名号未詳。噴音清。入聲。砂磧。陰山在開平

北。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匈奴依阻其中。漢武克匈奴

奴。置陰山縣。東漢省。入五原。唐天寶元年。復陰山縣。靈州屬

唐太宗

占生一人已各交下卷五

駁之殊也。有教無類。豈揉雜華夷之謂乎。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

○胡致堂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遠興兵。業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火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上謂待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

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閔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以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朕之甲兵也。

魏徵 勸行 仁義 林邑 新羅 入貢 党項 內附 秦七 德九 切舞

嬰武。鸚鵡省文。七德舞名。破陣樂。註取允。傳宣十二年。武有七德之義。

○歐陽永叔曰。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

甘肅今朔慶軍四州。名号未詳。六州名号未詳。順州屬北平。○案通鑑。此一節以下。事實並在貞觀四年。○范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焉。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德。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雜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是以前唐。○林邑遣使入貢。○伊吾來降。置伊西州。○高昌王麴文泰入朝。○高昌國在西域。○音穹入聲。姓也。○先是。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自是後。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貞觀四年。蔡公如晦。卒。上語及必流涕。○是歲。大有。季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群臣語。及教化。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徵曰。五帝三

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乘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上從。徵言。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未嘗嗟怨。至是。天下大稔。米斗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蓋德彝元年六月死矣。○五年。林邑新羅入貢。○党項內附。開其地。為十六州。○党音當。去聲。○七年。春。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切舞。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七德舞者。秦王破陣曲也。見九切舞。則諦觀之。王珪罷徵為侍中。○七德通鑑注。太宗為秦王

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閔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以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朕之甲兵也。

縱遣死囚

胡越一家吐蕃入貢

吐谷渾遣子入侍

定府兵

之難能責其小人
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
歸無後者是君子
之所難而小人之
所易也此豈近於
人情哉夫意其必
來而縱之是上賊
下之情也意其必
免而復來是下賊
上之心也吾見上
下交相賊以成此
名也

上曰朕貴為天子
所乏者非財也但
恨無嘉言可以利
民耳與其數百萬
緡何如得一賢才

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
之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
擊刺往來後更名七德舞七德者蓋取禁暴戢兵保大定功
安民和衆豐財之義也九功通鑿法唐功成慶善樂以兒童
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履而舞後更號
九功舞九功者蓋取書九功惟叙之義也(音帝審也)○
上親錄囚徒見應死者閱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敕
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
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上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
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未央宮在
安西前漢高帝所置馮智戴南蠻)○八年吐蕃遣使入貢(吐蕃
酋長胡越胡謂頡利越謂智戴)○九年太上皇崩上皇即位九年而禪位至是又九年
別種○九年太上皇崩上皇即位九年而禪位至是又九年
○吐谷渾先是入寇涼州以李靖帥諸軍討破之(師音)○十
年吐谷渾遣子入侍○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
采之歲可得數百萬上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

○石潘陽曰府兵
之制無事則耕於
野有事則命將以
出師還則兵散於
府將歸於衛國無
養兵之費臣無專
兵之患故先儒謂
三代而下兵制之
善惟唐之府兵耳
猶得寓兵於農之
意蓋近古之良法
也惜其子孫不能
守耳按唐以遠近
給番皆一月而更
恐大紛擾不若漢
以一歲更代者為
善也

上幸國子監觀釋
奠命祭酒孔穎達
講孝經賜諸生帛
有差
孔穎達字仲達衛
水人與顏師古同

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
桓靈俟我耶然之(治平聲宣州屬江東饒州屬)○定府兵凡
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
宮六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八下府八百人三百人
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八
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
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
尉每歲季各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
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近數皆一月而更(定府兵更
制隸音麗屬也諸衛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更音庚
下同折衝果毅通鑿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
尉歲季十二月帥音率與直官與價真令自買馬上聲下
同番上更番宿衛給番隨遠近以定番上之制近數之數音
朔下)○十三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言陛下比貞觀

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雖義贊詔改為正義。

大徵名儒

百濟、馬韓之屬國，在高麗西南。新羅、東夷國名，其先辰韓、種也。高昌、西域國名，滅高昌通鑑。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

孔穎達定五經正義

綱鑑注吐蕃本西羌之屬，居析水西北。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號君長曰贊普。

侯君集滅高昌

百濟國在東夷，說如字疏去聲。高昌王麴文泰先是多遏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之，至是滅高昌。

吐蕃求婚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衛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王徵。薛瑄葬昭陵。

圖功臣凌烟閣

丁南湖曰：獨恨李勣贊立武后，幾覆唐室。侯君集、張亮、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太子承乾廢人為庶人

太子承乾喜聲色，敗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統于美基等，謀殺之。史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鸞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

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深獎歎。十條：大略一言遣使徵求，二言勞人，四言詛小人之說，君子五言貴異物，作無益六言不輕與賢，而易奔人，七言田獵馳騁，八言外官奏事，顏色不接，九言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十言閑中之民。十四年上詣國子監，親釋奠。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外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國子監即大學，已上之上，上聲。屯衛飛騎左右親謂之正義。軍便官全書註唐姜行本為屯衛將軍，分典飛騎。百濟國在東夷，說如字疏去聲。高昌王麴文泰先是多遏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之，至是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昌所都。十五年吐蕃求婚，以文成公主嫁之。十七年鄭公魏徵卒，上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上自製碑，書石。鄭公鄭國公，爵晉音滂，廢也。滅也。書石釋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屈如字。王曰：傳說未遇而高宗審象以求之，范蠡既去而勾踐鑄像以訪之，此二者唯其先後之不同，而其好賢樂善之心則一也。宣帝之麒麟閣光武之雲臺，太宗之凌煙閣，其圖繪功臣之意，是亦高宗勾踐之意歟。太子承乾不才，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侯君集負功怨望，以承乾暗劣，欲乘鸞圖之。反事覺，廢為庶人。君集坐誅，泰亦以險詐不立。

太子承乾喜聲色，敗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統于美基等，謀殺之。史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鸞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

親征高麗

然之駢馬都尉杜荷謂之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但秋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兼基坐事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救大理中書門下參議之反形已具詔廢兼乾為庶人幽之君集荷等皆伏誅

立晉王治為太子太宗第三子怨望通鑑侯君集之破高麗後以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得免魏徵嘗薦君集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徵臨終上面指公主欲妻其子叔玉至是傳其婚陪所立碑嘗薦案魏徵嘗薦君集有宰相材宜委專知諸衛兵馬起居郎國史院官六典曰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書音砌○十八年上親征高麗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弒其君新羅又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貢之路乞兵救援上遂討之先如洛陽原蓋蘇文高麗君長名也未詳是○十九年上發洛陽至定州進諸軍上渡遼水拔遼東城降白巖城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險兵精堅守不下議者欲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覆其本根則餘可不戰而降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

四統乞置官司

上遂欲自征高麗褚遂良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討但命一二猛將四五萬眾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諸王幼穉一旦舍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群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將盡敕班師是行拔十城徙戶口七萬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然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什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中山府降音項平聲下同烏骨城已上數城並在東夷鴨綠水出高麗東北西入于海平壤城在東夷高麗所都將盡之將音幾班師還師曰班十城名号未詳戶口通鑑徙蓋遼岩二十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幾音機少半羊豕也少去聲○二十年上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破降之招諭敕諸部回紇等止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詔曰朕聊命偏師逐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鍊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以隆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天下上為詩曰雪耻酬百

王除兇報千古刻石於靈州十一姓譜系未詳使去聲鍊勒告音谷報千古昔大王岐山之迂高帝平城之圍皆夷狄之耻也今既皆得而臣之猶申報於前王矣○二十

大失也

玄齡疾篤上徵赴
玉華宮肩輿入殿
相對流涕因留宮
下候問不絕玄齡
謂諸子曰吾受主
上厚恩今天下無
事惟東征未已群
臣莫敢諫吾知而
不言死有餘責乃
上表曰願陛下許
高麗自新焚浚波
之船罷應募之衆
自然華夷慶賴遠
肅通安云々李謚
曰文昭

房杜
為唐
宗臣

創業
守成
之難

○孫氏曰君待臣
以道臣以道報之
君待臣以利臣以
利報之此必然之
理也太宗以勸輔
太子而為此詭計

勸之機心豈不曉
以利害乎竊立之
際不肯盡忠雖勤
無大臣之節亦太
宗以利害其心也

○賴山陽曰唐太
宗即位之初首聽
百官陳治道中外
大悅又日引將率
習射於顯德殿群
臣多諫皆不聽曰
四海一家何於宿
衛更加猜忌由是
人心思自厲悉為
精銳論者美其求
言而至於習射則
陋之以為以天子
為有司事近率伍
於殿廷舍教化而
急於射嗚呼是未
知太宗之意也余
以為求言習射同
一術耳求言不獨

二年司空梁公房玄齡率上悲不自勝卒齡佐上定天下及

終相位三十二年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

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

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司空官梁公爵

王魏王珪魏徵英衛○二十三年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

才知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為僕射親任之

若徘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

去疊州屬○上崩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一曰貞觀貞觀即

丁文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常自以驕侈為

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

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

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玄齡

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

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

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

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

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售音授自媒曰售

不明言隋末之亂自知神采為臣下所畏常溫顏接群臣導

人使諫賞諫者以來之惟末年東征之役褚遂良嘗諫不聽

太子立是為高宗皇帝為去聲東征

高宗皇帝名治母長孫皇后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

治在東宮七年太宗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曰修身治國盡

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言矣至是即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受

先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為左僕射尋為司空皇后無忌妹十

昭儀 氏為 以武

論唐 室中 絕皆 勳之 由 李義 府笑 中有 刀

尊老 君為 太上 女元 皇帝 李勣 拔高 麗 帝稱 天皇 皇稱 天后

補政而習射不獨 備戰何以言之大 宗雖功伐蓋世而 李氏代隋為日猶 淺且已以藩王一 且爭而獲位文武 士民其心渙散未 必一也是以設術 以收攬之王皇后 蕭淑妃與武昭儀 更相譖訴后寵雖 衰然上未有意廢 也會昭儀生女后 憐而弄之后出昭 儀潛抱殺之上至 昭儀歡笑發被觀 之女已死矣即驚 啼問左右左右皆 曰皇后適來此上 大怒曰后殺吾女 昭儀因泣數其罪 后無以自明上由 是有廢立之志

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 閱武崇文治國之治去聲盡通鑿作備 ○永徽五年以太 宗才人武氏為昭儀才人昭儀皆女官名 ○通鑿 ○六年上 欲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為后許敬宗李義府贊之褚遂良 不可以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事遂決 庚 ○范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李勣之 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勣成 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 博哉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孤幼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 哲惟帝其 褚遂良貶義府參知政事義府貌若温恭與人嬉 難之信哉 怡而狡險忌克人謂笑中有刀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督參知政事官掌陪貳宰司參預朝政狡險狂也猾也 ○ 武后以長孫無忌不助已深怨之顯慶四年削無忌官黔州 安置遂良先一年卒至是無忌與初議者柳奭韓瑗皆被殺 已音紀 ○通鑿永徽五年由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 與昭儀幸無忌策酬飲極飲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為大夫仍

廢皇后王氏為庶 人立昭儀為皇后 故后王氏淑妃蕭 氏並囚於別院上 嘗念之問行至其 所呼之王后泣對 曰至尊若念曠昔 使得再見日月幸 甚上曰朕即有處 置武后聞之大怒 遣人斷去手足投 酒甕中曰令二姬 骨醉數日而死又 斬之后數見王蕭 為崇如死時狀故 多在洛陽不敢歸 長安

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 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黔州屬 川南今紹慶 ○乾封元年上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 府先音霰 ○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 麗 ○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降其王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 府 ○上元元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初帝以賤妾子忠為 太子武后廢之立后之子弘弘仁孝中外屬心忤后意燬之 立其次曰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屬音 ○上在位改元 者十三曰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亨上元儀鳳永 隆開耀永淳弘道凡三十四年而政在中宮者三十年矣自 褚遂良等死後群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一諫人以為 鳳鳴朝陽上崩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皇帝 中宮皇后武氏 元年上既封泰山欲偏封五嶽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 平致祥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菽粟不稔餓莩相望四

長安 胡致堂曰孔子 曰其身正則令而 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太宗作帝範 以訓太子其事情 矣然皆空言也高 乾封上元曆中宗 編聖

宗之所取法者太
宗之所行爾武氏
之立其以納業刺
王妃為法乎故唐
世無正家之法由
太宗首惡也

中宗即位
武后廢
自立

中宗欲以后父韋
玄貞為侍中裴炎
固爭中宗怒曰我
以天下與韋玄貞
何不可而惜侍中
邪炎懼白太后密
謀廢立太后集百
官於乾元殿勸兵
宣令廢中宗為廬
陵王中宗曰我何
罪太后曰汝欲以
天下與韋玄貞何
得無罪乃幽於別
所立豫王且為皇
帝永平成器為太
子廢太孫重照為
庶人改元文明且

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
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
上優容之鳳鳴朝陽山東曰朝陽詩鳳
風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曰嗣聖

明年武后廢帝為廬陵王而立其弟旦旦擁虛器者七年改

元曰垂拱曰永昌太后廢旦為皇嗣而稱帝是為則天武氏

廬陵國在吉安虛器不得有為徒尸虛位武氏賢曰小雅曰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
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
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
氏之亂唐之宗室滅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之八九以
一褒姒之化取以大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
率付昏童高宗溺愛班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
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則天武氏故荊州都督武士護之
女也大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以貞觀十一年
為才人時天下歌曲名斌媚娘已成識貞觀末太白屢書見

居別殿不得有所
預政事皆汰沙太
后

太后殺故太子賢
遷帝于房州又遷
于均州

時諸武用事唐宗
室人々自危衆心
憤惋會柳州司馬

英公李敬業及弟
敬猷唐之奇駱賓
王杜求仁魏思溫

皆失職怨望乃謀
起兵矯詔殺揚州

長史開府庫赦囚
徒旬日間得勝兵

十餘萬移檄州縣
略曰偽臨朝武氏

者人非溫順地實
寒微昔充太宗下

陳嘗以更衣入侍
洎手晚節穢亂春

宮密隱先帝之私
隱圖後庭之嬖踐

占生一八已各交不

大史占云女主昌又傳秘記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太宗惡之嘗與群臣宴令各言小名武衛將軍李君羨官稱

封邑皆有武字而小名五娘太宗愕曰何物女子乃尔健邪

或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密問太史李淳風對曰臣仰觀天

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

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太宗崩才人年二十四矣為尼高

宗幸寺見之而泣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長髮勸高

宗納之既入而后與淑妃皆失寵武氏年三十二遂自昭儀

為后王蕭皆為所殺贈父士護周國公尋加贈太原王高宗

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

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伴人謂之二聖在

高宗之世后自殺子弘廢子賢高宗既崩子哲即位廢為廬

則天武氏

十五

殺唐宗室周國号

徐有功 恕執

元后於暈翟陷善君於聚應殺姊韓國夫人屠兄從兄惟良弒君高宗若頭重侍醫秦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武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出血尋帝崩醜母殺王皇后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室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綱鑑註一擲曰抔土指墳墓也懷義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告宥者農夫憐人皆得召見或不次

陵王而立子旦后臨朝稱制立武氏七廟武書見之見音現占音瞻令去聲下同武字通鑿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當王之王去聲長音張上聲為所之為去聲涉獵謂若涉水猶缺歷覽雖多不專精也稱去聲七廟太祖三昭三穆英公李敬業起兵討之檄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遣將擊殺之越王貞又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自名嬰稱皇帝國號周以且為皇嗣改姓武時嬰年六十七矣初寵僧懷義後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居中用事易之五郎昌宗六郎佞者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吾謂蓮花似六郎耳嬰知人心不服且內行不正畏人議已盛開告宥之門用酷吏侯思止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頊等鍛鍊羅織率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紀用此柑制天下然有權數善用人賢才亦樂為之用徐有功仁恕執法嬰每

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宥者蜂起胡人索元禮因告宥召見擢為游擊將軍

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髻而繫之屢以老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或不能決太后輒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

○鴻齋曰狄仁傑焚一千七百餘淫

貼注十八史略校下卷五

則天武氏

十六

屈意從之將相多得人魏元忠妻師德狄仁傑姚元崇皆名相宋璟亦顯於朝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弟除代州刺史師德謂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人雖唾某面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師德每薦仁傑而仁傑每毀師德嬰語仁傑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仁傑退而歎曰曩公盛德我為所容久矣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仁傑從容言於嬰曰太宗擢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嬰稍悟已而又力勸之遂自房州召廬陵王還都立為皇

祠而不能除一淫婦當唐室衰頹之際阿諛賊或以取頭官不獨愧秦敬業檄文乎張柬之之舉臨武氏寢疾之時而發嗚呼亦晚矣
初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章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及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收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

太子以子且為相王仁傑最見信重好面折廷爭聖常屈從稱為國老而不名仁傑卒聖泣數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多規諫曰明公之門珎味多矣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姚元崇等數十人皆仁傑所薦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聖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有張柬之者雖老宰相才也後竟用東之為相聖寢疾甚東之與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討內亂迎太子於東宮斬關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遷聖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是冬殂年八十二易唐為周者十有六年改元者十曰天授如意長壽延載曰萬歲通天曰神功聖曆久視大足長安英國公爵李敬業姓名勳孫震子勳死敬業嗣爵一抔之土未乾高宗之葬未久

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命誅之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

乾音于下同六尺之孤安在子哲既立而癸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也遺將李孝逸貞高宗弟復音伏聖音照曾懷義沙門曰僧梵云僧伽行去聲下並同索蘇各切姓也鍛鍊威虐通音酷烈如爐鍛音端去聲羅織羅網無辜織成罪狀勝音升掛音持為之我為為國為私之四為字並去聲環音影唾音他去聲口液也愀音悄容色變也語去聲武承嗣三思三去聲武姓承嗣名三思字則天姪也擢音臻入聲梳也大帝高宗二子哲且附音閑合祭曰附房州屬河南相王之相去聲好去聲爭諍同籠力董切竹器東音簡玄暉暉通鑿作幃音偉恕己已音紀上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東接皇城之西北上尊之上上聲是冬殂臨朝凡二十二年案通鑿則天既殂遺制去帝號而稱后改元者十案前紀年當作十四詳見本文諸人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怨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找殺主母皇后二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一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錮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與焉又取武姓王侯嘗用之事肆虐于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惟其不能是以不旋踵韋氏肆行為常事也惜哉長安之五年帝復位號唐帝即位二月而

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以前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

點簿記貼數也

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

安樂公主降墨除官

被廢居均州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三年還為太子者又八年而後反正韋氏復為皇后上在房陵每欲自殺后每止之上與私誓異時幸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之子三思以是得入宮禁通於韋后后與三思雙陸而上為點簿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五人皆賜王爵而罷政已而遠貶殺之安樂公主等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糾封付中書時謂之糾封官凡數千人人有上言皇后淫亂上面詰之其人抗言不撓中書令宗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太女乃相與謀於餅餠中進毒上復位改元者二曰神龍景龍景龍四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謀匡復社稷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

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劉幽求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於是萬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欲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賊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勤兵入玄武門諸衛兵

年而遇弒立溫王重茂后攝政相王子隆基起兵討亂斬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茂奉相王之是為睿宗皇帝復位之復韋氏復之復並音伏均州屬河南反正復帝

皇帝復位之復韋氏復之復並音伏均州屬河南反正復帝雙陸擲骰博采上為之為去聲五人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皆前平武氏亂者○通鑿神龍元年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時功專權將不利社稷因為畫策不若對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尊切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彥範為扶陽王柬之為漢東王恕己為南陽王玄暉為博陵王罷知政事二年又使鄭愔告暉等與王同校嘗坐謀殺三思奏皇后之事者通謀取暉崖州司馬彥範龍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賓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是秋三思陰令人誅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點上怒命覈其事奏言敬暉等使人為之上乃長流暉於嶺州彥範瀼州柬之龍州恕己環州玄暉古州已而三思尋矯制殺之墨敕詔赦上言之上聲擣屈也宗楚客宗姓楚客名馬秦客馬姓秦客名已音紀餅餠餅音淡麪食遇弒通鑿中宗在位凡六年重茂中宗第四子

睿宗皇帝名旦初高宗崩中宗廢武氏立且為帝者七年矣而廢為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至是復為帝立隆

宋璟
姚元
政之為

傳位
太子

高力
士知
內侍
省事

焚珠
玉錦
綉

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等
欽明八風舞樓頭
轉目備諸醜態欽
明素以儒學著名
盧藏用曰祝公五
經掃地盡矣
太平公主以太子
年少意頗易之既
而憚其英武與益
州長史竇懷貞結
黨欲危太子數韋
安石安石固辭不
往上嘗召安石
謂曰聞朝廷皆傾
心東宮宜察之對
曰陛下安得亡國
之言此乃太平之
謀耳太子有切於
社稷仁明孝友天
下所知願陛下無
惑上瞿然曰朕知
之矣

舊制雅俗之樂皆
隸太常上以大常
禮樂之司不應與
倡優雜伎乃置充
右教坊

○胡致堂曰玄宗
選宮女而自教之
則是以天子而與
倡優矣而可采夫
以顏子亞聖之賢
夫子尚以放鄭聲
為戒况玄宗乎大
臣之責務引其君
以當道以格其非
心而防其微漸者
也姚崇於是昧其
所職矣

謂紫微舍人齊澣
曰我為相可凡何
人澣未對崇曰何

基為太子宋璟姚元之為政二人極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
肖賞罰盡公請托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貶祝欽明等欽
明嘗為八風舞人曰五經掃地矣帝妹太平公主於誅二張誅韋氏時
象八方之風五經掃地
皆有力既屢立大功執尊重上嘗與議政權傾人主其門如
市憚太子英武欲易之賴韋安石宋璟張說姚元之等感悟
上意政事皆取太子處分上自復為帝改元者二曰景雲太
極至是三年自称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是為玄宗明皇帝張
易之昌宗勢通監作益易音亦說音悅處分處音析分音墳
去聲通監注處制也定也分所當然也景雲大極案紀年又
改延和
改先天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初為臨淄王韋氏之亂陰聚才勇之士
密謀匡復太宗初選驍勇為百騎武后增為千騎隸左右羽

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卒誅韋氏
奉睿宗封為平王睿宗將建儲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
讓之遂為太子尋受禪使去聲將音發建儲建太子也
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
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是除三品將軍者寢多官
官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此內侍官官不置三品官
崇為紫微令姚崇即元之避開元尊號改名崇紫微令
年以太常不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俗樂殊優雜伎左右教坊以中官為之使自是不隸太常梨
園弟子初隋有法曲其聲清而近雅明皇愛之選坐部伎子
第三百教於梨園皇帝梨園弟子胡曰玄宗謂太常不
應典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坊監盛選女工以實之此則賜
帝之焚珠玉錦綉於殿前通監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
為也焚珠玉錦綉於殿前御金銀器玩具令有司銷毀
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
珠玉錦綉其織成錦綉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

唐玄宗開元

唐玄宗開元

唐玄宗開元

慶宮

如管晏幹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幹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姚崇

崇子彞昇頗受賂遺為時所譏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

宋璟

織錦綉等物違者杖一百羅兩京織錦坊○司馬溫公曰明皇始欲為之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歟○作興慶宮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宋王成器等宅環其側花萼相輝花萼花附承詩崇棟之華萼不韡○三年盧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出須臾裁決盡顧謂齊澣曰我為相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慎知才不及每事推崇時謂之伴食宰相黃門監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謁告請休告歸齊澣紫微舍人知音智推音○四年姚崇罷宋璟為黃門監璟為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姚崇相繼為政崇善應變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同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称房杜後称姚宋他莫得比二人

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姚崇罷通監主書趙誨

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同平章事源乾曜贊成之以融為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為刻急

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同三品張說建議召募壯士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始此檢括

庚下同上下並上聲分次○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為曠騎

為入峭直上或宴遊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

韓休

韓休

會天早優人作越狀戰軍神也於上前問越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隱之官罷璟頗死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范華陽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實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為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寔墮張

天下肥

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則說之為也

李林甫深結宦官

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

祿山有反相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美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云々

千秋節

○胡致堂曰禍福雖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繫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事其於天命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祿山焉敢亂

李林甫專政

李林甫教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興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决常忽々不樂高

史記卷五

已至左右曰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休罷張九齡繼之韓休以與蕭嵩不協而罷○二十二年

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狡數狡

○去擊○呂曰商鞅見孝公初說以帝中說以王終說以霸期於必售而後已此世之君子所以賤其技術用數也雖然

鞅之術數不過難陳其說秦孝公自擇而用之非有大姦大狡之計以取必於其君也若林甫可謂大姦大狡者矣觀其

深結宦官妃嬪伺上動靜無不知者由是每奏對常稱旨○為相此則商鞅之所不為也而林甫為之益可賤也已○

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張

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赦之

九齡力爭曰祿山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誅祿山本營州雜胡也初名阿荦

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狡黠為守珪所愛

又有史窳于者與祿山同里閭亦驍勇守珪遣入奏事上賜

名思明節度使官掌備邊撫綏夷狄太宗詔以宗室勛舊為

珪使祿山討美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爭諍同相去聲王夷甫識石勒見晉懷帝下○胡曰

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

能案法行辟而以王夷甫識石勒為言是謂保養姦邪悞違

忠諫安得為威德邪營州屬遼西阿荦山突厥所謂鬪戰神

者華呂角切新曰書阿皆作刺祿山本姓康母阿史德為現

居突厥中壽子乾華山及生有光照穿旁野獸畫鳴望氣者

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探虜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

神所命遂字乾華山音轄意也為守之為去聲音損入

聲音汗○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述前世與慶為千

秋金鑑錄五卷上之千秋節玄宗生日○通鑑開元十七年

下丞相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上上聲○九齡罷李林甫兼中

書令上在位久漸肆奢欲林甫遂得專政通鑑初上欲以林

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社稷之憂上

不從林甫疾之時上漸奢欲九齡力爭上不悅林甫巧伺上

點注十八史略

唐玄宗 天寶

三十一

立忠 三為 太子 以安 祿山 為節 度使 太真 為貴 妃

祿山 請為 貴妃 兒

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即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立璵為太子更名寧

意日思所以中傷之至是以下所善嚴徒之為罪人請屬上以九齡為阿黨罷政事詳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
十六年立忠王為太子忠王玄宗第三子 ○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祿山傾巧善事人上左右至平盧皆厚賂歸譽之上益以為賢平盧城在漁陽一說盧當作虜漁陽縣有平虜渠即其地未詳是否 ○天寶元年以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二年祿山入朝 ○三年改年曰載 ○以祿山兼范陽節度使汾州為范陽節度 四載以楊太真為貴妃故蜀州司戶玄琰女也為上子壽王妃十年矣上見其美令自以其意乞為女官且為壽王別娶而後納之遂專寵屬四川今崇慶州司戶官掌佐部壽王名理令平聲且為之為去聲 ○六載以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請為楊貴妃兒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王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入朝楊劍兄弟姊妹皆往戲水迎之劍貴妃之從祖兄也得出入禁中先是判度支屢奏幣藏充物上

上意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尹遂昌曰楊氏為壽王之偶已非一日明皇奪而有之則亂三綱滅絕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

帥群臣觀之由是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劍名國忠國音柝藏金帛舍幣湯上聲藏音狀切音又滿也帥音率 ○十載為安祿山起第窮極華麗上日遣諸楊與之游祿山體肥大上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山入禁中先拜貴妃上問其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祿山生日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貴妃以錦綉為大襖襖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上聞歡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妃浴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上亦不疑又以祿山兼河東節度使李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盛冬必汗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其下自長安歸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點檢即曰噫嘻我死矣為安之為去聲予與同

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揚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國忠欲厚結隴右節

安大夫須好點檢即曰噫嘻我死矣為安之為去聲予與同

度使哥舒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二千里間閣相望桑麻野天下稱富庶者莫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林甫 養成 天下 之亂

祿山 反陷 東京

○丘濬曰玄宗天寶初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羅希夷為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煅鍊成獄無不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揚國忠言祿山必反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

顏真卿 兵討 賊

論真 唱忠 義

顏泉 兵討 賊

祿山 僭號 燕皇

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巨矣上憐之賞賜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丁壯實倉廩

祿山之至黃城也常山太守顏泉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泉卿金紫質其子策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泉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泉卿謀起

點註十八史略校本卷五

去聲下同好如字我死美因林甫○十一載李林甫卒林甫須好点檢之語而應得罪以死媚事上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御史曰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去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性隲險人以為口有蜜腹有劍每夜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日必有誅殺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悟然祿山畏林甫術數故終其世未敢反是歲國忠為相言祿山必反且曰試召必不來立仗馬為儀仗音紀○十三載祿山聞召即至上由是不信國忠之言加祿山左僕射而歸○十四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上猶不疑表請獻馬三千匹每匹二人執轡二十二將部送河南上始疑之遣使止其獻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使還亦無表是冬祿山遂反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

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州縣皆望風瓦解進陷東京蕃將胡人為將漢人為將音控馬鞞奚匈奴別種契丹東胡種元魏時自號契音亡瓦解解音佳上聲言自解散也東京洛陽○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上始聞河北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

平原郡屬山東今德州二十四郡河北一道領郡二十有四曾音層不料之辭○林曰燕伐齊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憤之氣也及王燭絕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為齊有蓋天下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一為唱則聞風之人從之者在天寶末祿山煽亂河北二十四郡莫不失守及真卿首唱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子儀李光弼之攻而其實則真卿為之唱也○常山太守顏泉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泉卿真卿從兄○十五載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顏泉卿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已泉卿曰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

唐玄宗

兵討祿山

張巡起兵討賊

賊入關上出走父老請留

宣旨欲傳太子尊上皇

令狐潮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人奮至城下張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東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糲復戰賊遂敗走軍大振

通鑑上獨與貴妃姪及宦官宮人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向中王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于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搗食之須臾而盡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揚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遶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搗其首於驛門外并殺韓國泰國夫人上聞誼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頓頭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君臣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

上皇遺冊寶如靈武徵兵於回紇安慶緒殺祿山

回紇兵至

史而盡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揚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遶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搗其首於驛門外并殺韓國泰國夫人上聞誼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頓頭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君臣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

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高之此死罵不絕口

數其反已祿山有我奏汝爲判官超至太守之語已音紀爲去聲臊音騷腥也高音纂剔肉至其骨也此音鼻 ○真

源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於雍丘討賊邑屬

音率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

史思明戰大破之首復河北數郡副元帥哥舒翰與賊戰大

敗麾下執翰降賊賊遂入關上出奔次于馬嵬將士飢疲皆

憤怒殺楊國忠等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父老遮道請留

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復得行使皇孫倂自上

上曰天也使喻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

得其力且宣旨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

靈武請導馬嵬之命陵五上乃許尊上爲上皇天帝上在位

四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先天開元天寶太子立是爲肅宗皇帝復音伏哥舒複姓麾下蕃將大拔歸仁等馬嵬驛在咸陽西嵬五仄切倂音充入聲留後官名猶留守也靈武郡名即靈州馬嵬之命謂宣旨欲傳位之命五上之上上聲

肅宗皇帝初名瑛改名亨自忠主爲太子二十年而遇祿山

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在東宮嘗與泌

爲布衣交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事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

成都遣冊寶如靈武輿音余必音秘又音茲見音現冊寶王冊傳國寶 ○遣使徵兵

於回紇 ○招討節度使房琯與賊戰于陳濤邪琯用車戰大

敗陳濤邪地在陳陽邪音耶 ○至德二載安慶緒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

來目昏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孽妾子代慶緒爲

嗣慶緒使人弑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一年餘慶緒祿山子孽妾子慶恩

○上至鳳翔回紇遣子葉護將精兵四千人至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王俶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

點注十八上格校本卷五

唐肅宗至德

二二四

李光弼鎮臨淮

擊首尾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善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遠速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赦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界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頭也上疾篤后召越王係選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殿別殿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充王儻

○二年史朝義殺史思明思明愛少子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斬之朝義使人射殺思明而自立朝義思明子少子朝清使人駭悅射音石劉曰夫祿山思明狡黠有餘矣叛而僭稱坐席未暖而及及于腹矢及于巖繼及于頸天之報施亦明矣速矣不可追矣而亂臣賊子肩相摩足相躡也夫豈不鑿往轍乎 ○李光弼為大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八道行營即前九節度而光弼代子儀兼朔方節度故云八道行營臨淮郡屬淮西今泗州 ○寶應元年郭子儀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復入朔方興平屬陝西今興平縣定國即馮翊郡副元帥屬上二十十字為一句 ○上皇崩於西內傳位後七年也壽七十八 ○上寢疾聞上皇登遐轉劇遂崩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初張皇后與李輔國相表裡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而後引太子立之是為代宗皇帝登遐天子崩曰登遐更音庚

誅李輔國

諸鎮自為黨

吐蕃入關

○胡致堂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閒處及有急難又遷委用之代宗於關甲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曰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於胷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日月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

代宗皇帝初名倓封廣平王為元帥定兩京封楚王改成王已而為太子改名豫至是即位誅李輔國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率諸將及回紇援兵討史朝義大敗之賊將李懷仙斬朝義以降以賊將張志忠鎮成德軍賜姓名李寶臣薛嵩鎮相衛邢洛貝磁等州田承嗣鎮魏博德滄瀛等州李懷仙鎮盧龍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諸鎮自為黨援河朔敢抗朝命始此兩京長安洛陽雍去聲敗音拜成德軍常山旆為成德軍節度鎮恒趙深

定易等州相衛刑洛貝磁六州屬河東衛今衛輝府刑音形今順德府洛音名今成州貝布蓋切今恩州磁音茲魏屬河東即即魏郡博屬山東今博興德屬山東滄屬河東瀛屬河東冀河間屬龍幽州旆盧龍節度鎮幽涿營莫平蘇媯檀等州冀希也望也胡也諸鎮通鑿注自安史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之地付授叛將後遂效戰國胙解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鎮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上出奔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

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罪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徒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僕固懷恩誘吐蕃入寇

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子儀子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

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

幽州將李懷仙誅官者莫朝恩

○胡致堂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虜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為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矣

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二年流官者程元振元振初附李輔國輔國死元振專權自恣尤甚忌諸將有大功者皆欲害之吐蕃入元振掩蔽不以時奏致上狼狽中外切齒至是流秦州切齒街怒元振秦州在西南夷○臨淮王李光弼卒上之幸陝光弼不至上撫之加厚素與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麾下諸大將不復尊畏光弼愧恨成疾而死○永泰元年平盧將李懷玉逐節度使侯希逸而自知留後詔因而授之賜名正己自知自掌其鎮之事詔因而授之因使懷玉為平盧節度使後凡領詔因以領鎮因授之皆做此○叛將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睦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

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共追大破之僕固懷恩名○與李光弼復東京平河北特功驕驕遂內樹四帥外交回紇而叛涇陽縣屬安西二虜回紇吐蕃長音張上聲下同遣人牙將李光瓚使去聲下同呼去聲令公子儀時為中書令故號曰令公藥葛羅回紇帥曹音宙兜登○通鑑子儀讓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奔前功結怨仇背恩德助叛臣何其愚也今吾挺身聽汝殺我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指館天下無主是以敢來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遂與師大破之○三年幽州將朱希彩殺李懷仙詔因以希彩鎮幽州即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所鎮○大曆五年誅官者魚朝恩朝恩在肅宗時嘗為觀軍容使軍容之名始此九節度相州之敗其時也至廣德初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總禁兵勢傾朝野大曆初判國子監升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璠怒元載

盧龍將殺朱希彩

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純諸首所以釋兵下馬而拜也夫豈偽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

楊綰清儉

制下制下之日郭子儀方宴客云々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胡致堂曰郭子儀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

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載乘間奏其專恣不軌遂誅之朝音潮相州之敗事在肅宗乾元二年處音杵鼎覆餗音速易曰鼎折足覆餗也謂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非其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也載如字問如字○七年盧龍將殺朱希彩而以朱泚領鎮詔因授之將孔目官李懷璣音妻上聲○九年朱泚以弟滔領鎮而入朝九案通鑿○十二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案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胡椒味狀如鼠李生西戎及南海諸國○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素清儉制下郭子儀方宴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平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綰相三月而卒上痛悼之曰天子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音墳去聲從聲○范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正己以先海內乎是以先王必正

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十四年田承嗣卒姪悅代之○淮西將李希烈逐節度使詔因以鎮授希烈節度使李忠臣○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三曰廣德永泰大曆崩太子立是為德宗皇帝廣德即位二年改元德宗皇帝名适自雍王為太子至是即位○常袞以欺罔敗崔祐甫同平章事祐甫欲收時望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擇人不敢不慎非親非故何以證其才行而用之○案是時郭子儀朱泚朝政袞獨居政事代二人署名奏貶中書舍人崔祐甫為河南少尹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遂貶袞為朝州刺史為去聲下同語音庵曉也行去聲○司馬溫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矣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淄青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

常袞以欺罔敗崔祐甫

寬有仰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歎踏之態者亦非也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言可貶何也二人對曰不知上以袞為欺罔敗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在聞者震悚上之在東宮也國士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

論用人無親疎之新故

唐德宗

作兩
稅法

議曰選舉之法三
科曰德也才也勞
也然安行徐言非
德也麗藻芳翰非
才也思資積考非
勞也

○范華陽曰德宗
之政名廉而實貪
故其令始戒而終
廢蓋禁暴之法雖
具而誅求之意常
出於法外天下之
吏奉意而不奉法
逆意有罪奉法無
功是以法雖存而
常為無用之文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萬緡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正已慚服
天下以為太平庶幾可望淄州屬山東舊川郡青州之屬今屬山東即北海郡勞去聲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祐甫薦楊炎自司馬除為同平章
事既而祐甫病不視事不次不以品次但以行實司馬官掌佐郡即通判也案楊炎時為道州司馬
○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唐初賦歛之法有田則有租有
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寔壞至德兵起所在
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
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
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
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
雜徭悉省兩稅夏稅秋稅至德肅宗年號趣音促辨薄見切常準則也例也勝音升所用官吏俸給上供朝廷供貢主客元居為主寄居為客見音現差楚宜切等也在所云云謂故所賣去處納稅如賦數也雜徭徭賦也謂穀絹布

盧杞
藍面
鬼色
尚父
郭子
儀平

○胡致堂曰劉晏
言利之臣君子所
不道也而其言有
不可察者云々又
曰利於上必不利
於下利於公必不
利於私利則起
怨積則生禍矣
且史亦言晏頗疾
之是必有說矣

杞貌醜色如藍有
口辯上悅之郭子
儀每見賓客姬妾
不離側杞嘗往問
候子儀悉屏侍妾
或問其故子儀曰
杞貌陋而心險婦
人見之必笑他日
杞得志吾族無類
矣

帛繒產所
出不一也
○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

肅宗代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塩鉄轉運等事以同平章
事充使通漕運幹塩利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以充足

然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又與楊炎不相悅竟貶忠州人希炎
旨告晏怨望上遣人縊之忠州屬川南涪平聲度支官掌天下租賦物繒歲計所出而支調之

○二年成德李寶臣
卒子惟嶽自領軍務後王武俊斬而代之○楊炎盧杞同平

章事炎未幾罷杞藍面鬼色有口辯上悅之縊如字藍面藍深草色青
尚父大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子儀以身為天下

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嘗
遣使至魏博田承嗣西望拜之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

公拜校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顯諸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德宗

○胡致堂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之臣而眾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俠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竊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額之而已年八十三而終尚父即位之初詔尊郭子儀為尚父為公之為去聲二十四考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七塔姓名皆未詳額當作領○平盧李正己卒子

納自領鎮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先後皆反○三年四人皆五感切点頭也八十三通鑿三作五

自稱王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仍唐年号如昔諸侯奉周正朔有不如約眾共伐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稱寡人所居堂曰殿分曰令群下上書曰殘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守兼元帥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李希烈反

○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數月先括富商錢增諸道稅四年行

稅間架除陌錢等法兩河河南河北括檢也○通鑿韓都賈陳京建議貨利皆在富商請括每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增諸道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一百乃詔增諸道稅錢皆如淮南又塩一

斗價皆增百錢稅間架趙贊奏每屋兩架為間每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陌錢法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范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

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國邦○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

兵過京師犒師惟糲食菜餒眾怒作乱入城上出奔乱兵奉

太尉朱泚為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泚召眾議稱帝

秀實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血濺地泚殺之遂僭號大秦

皇帝先是有術士桑道茂言數年後有離宮之厄奉天有天

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從之至是遂奔奉天泚犯奉

天李晟率兵赴援渾瑊擊泚破之奉天圍解李懷光赴難亦

朱泚 僭号 大秦 上奔 奉天 李懷 光赴 難破 此

遺顏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遂留不遣

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天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

表暴犯惡眾論亦喧騰各犯上不得已遠貶之襄城縣屬汝州

○興元元年大赦陸贄勸西即安定郡原州屬鞏昌今鎮原州犒音勸去聲餉也糧音關入聲麗糲食音嗣奉天郡屬陝西今乾州屬音咸援音院

王武俊等上表

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我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賜乎

李希烈

大楚

李晟克復長安

淮西將陳仙奇為節度使希烈兵日盛會有疾仙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

車駕還長安

陳仙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

馬燧中李懷光

便蒙吐蕃欲得渾瑊為會盟使而詐誘之曰渾瑊中信厚聞于異域請必使之主盟帝信之為會盟使

吐蕃劫盟

李泌為寶參軍上皆以為不可必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無學術言充位而已

上罪已以謝天下奉天所下書詔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

揮涕王武俊俊甲悅李納上表謝罪年王武俊等皆去王武俊

李希烈僭號大楚皇帝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陸贄諫去

其榜大盈庫以貯諸道貢獻之物行宮在奉天去上聲榜木片題署曰榜李懷光反上奔梁

州反以封援有功而不得見上故反魏博田緒殺甲悅自領軍府緒悅

李晟克復長安朱泚走其將斬之以降晟露布至行在曰臣

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曰天

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復音伏將梁庭芬露布直書克復之事於泉建於漆竿露布不

封以示中外為車駕還長安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先

是真卿為盧杞所陷遣秦使希烈所人言失一元老為國家

羞至賊中留之將二歲不屈竟為賊所縊將音漿下同貞元元

年盧杞量移將再入而卒量音良度也案杞先貶新州司馬至是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

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鏡州刺史幽州朱滔卒馬燧

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河中府屬山西即河東郡二年淮西將陳

仙奇殺李希烈以降吳少誠殺仙奇朝廷因以少誠領鎮

三年張延賞同平章事先是吐蕃尚結贊據塩夏州李晟嘗

破其一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懼而請和卑辭厚禮求於

馬燧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延賞與晟有

隙數言和便遣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劫盟瑊走免吐

蕃畏晟燧瑊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

求盟欲執瑊以賣燧使併得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

止塩州屬甘肅堡音保寨也數音朔法上聲李泌同平章

事上與泌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

泌曰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倘覺之豈有建中之乱乎泌有謀

李晟 卒 陸贄 州 貶忠

○朱考亭曰史以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論諫本仁義暗練多學更純粹宣公奏議數卷論說事極纖悉便是經濟之學識

陽城 書考 下下

○韓退之爭臣論云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秩則曰下大夫之秩

吳少 誠叛

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通鑑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熊執易崔郊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等無罪

順宗以風疾失音官官李忠言昭容婦宦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惟中可其奏

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從音促
○八年陸贄同平章事○九年大尉中書中奔奉天時年号
為世之為去聲

○十一年貶贄忠州別駕贄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論諫剴切百奏帝追仇盡言又被譖故貶初夏縣陽城以處士徵為諫議大夫皆想望風采在職七年而不諫韓愈作爭臣論譏之至是判度支裴延齡譖贄城率諸諫官守闕論延齡姦佞贄無罪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曰朕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遂沮城左遷國子司業後又貶道州刺史

治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劉音聲猶切也盡言以前直諫為讐言之夏縣屬解州陽城陽姓城名爭諍同度音堂入聲譖贄屬上十字為句朝音潮脫小
學注倘若也白麻寫詔敕紙儒林傳蔡倫用木層麻頭弊布為紙壞音怪沮慈呂切國子司業官掌副貳祭酒通判監事

道州屬湖南治平聲下同撫字心勞字愛也謂愛養百姓考下下考核實也謂若考實其功則當下下也○十四年淮西吳少誠叛○二十一年上崩在位二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中興元貞元初政清明者二歲而盧杞用矣叛亂相繼末年姑息而已太子立是為順宗皇帝建中即位二年庚申改元○胡曰德

宗有斷四海之勢而鋒銳銷爽一至於此何也不知持志之方為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于己衆人喜怒在己而不在于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以其賢也流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若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之威立而天下服唯喜怒在己故忠賢者則惡之惡者則惡母之驕子若守門之大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其德不流其威不肅而天下玩侮之矣暴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為主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方不當斷者也惕然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順宗皇帝名誦方為太子時有善書者王伾善棋者王叔文俱出入娛侍因言其可相遂可將幸異日用之密結學士韋

王伍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

王伍叔文用事

○胡致堂曰陸淳有司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恃哉八司馬劉禹錫程昇陳諫柳宗元韓泰韓曄凌準韋執誼八人皆附王叔文者叔文敗皆貶為遠州司馬故云憲宗初名淳更名純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足為中興之主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

王伍叔文

○夏州留後楊惠琳拒朝命詔討之為兵馬使所斬去

劉闢反楊惠林拒命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二年鎮

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

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交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有

知其端倪者德宗崩太子即位先是有風疾失音五閱月矣

伍叔文等用事伍音不處音杵瑞倪○追陸贄陽城赴京未

至卒○上在位改元曰永貞僅八月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

子是為憲宗章武皇帝

憲宗皇帝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尋即位貶王伍王叔

文伍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遠貶貶伍開州司馬叔文渝州

文伍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遠貶司馬韓泰撫州刺史韓曄

西川節度使劉闢反同平章事杜黃裳薦高崇文討之西川

鎮海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鎮海執

執宜來降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為前鋒後疑其貳

於田鶻欲遷之河外懼而歸唐置之靈州用以征討皆捷沙陀

也取其鷹揚之義○自杜黃裳以後相繼為相者武元衡李

吉甫裴垪李蕃李絳皆賢相垪嘗為李吉甫疏人才三十餘

數月用盡翕然稱為得人垪器局峻整人人不敢干以私藩

嘗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

此則狀也何名批敕垪薦之為相知無不言絳鯁直吉甫善

逢迎絳每與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時在朝如崔群白居易

等皆謙謙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此直垪音忌○去聲批之

批敕

李藩

李藩

高崇文擒劉闢反李錡沙陀來降

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

使高崇文勇略可

用願陛下專以軍

事委之勿置監軍

關必可擒上從之

上嘗與宰相論曰

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兼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風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切則賞有罪則刑

田興 請吏 奉貢

賜興 名弘 正

吳元 齊侵 掠京 畿

李愬 雪夜 入劫 元宅 外

迎佛 骨至 京師

則誰不盡力明主
勞於求人而逸於
任人此虞舜所以
無為而治者也至
於簿書獄中煩細
之事各有司存非
人主所宜親也

以白居易為翰林
學士居易作樂府
百餘篇規諷時事
流聞禁中上悅之
故有此命

李絳言魏博五十
餘年不露皇化一
且來歸不有重賞
過其所望則無以
慰士卒之心使四
隣勸慕請發內庫
錢五十萬緡以賜
之官官以為太多
上以語絳絳曰田
興不貪奈何愛小

費而遺大計錢用
盡更來機事一失
不可復追借使國
家發十五萬兵以
取六州期年而克
之其費豈止如此
而已乎

先是功德使上言
鳳翔法門寺塔有
佛指骨相傳三十
年一開歲豈人安
來年應開請迎之
上從其言至是佛
骨至京師

上大怒將加愈極
刑裴度崔群言愈
雖狂發於忠懇宜
寬容以開言路乃
貶潮州刺史

可更音庚素紙謂別用白紙書之連粘教後君
意朱甫而先意導之曰逢迎直絳以絳言為真易音異謙直

也○七年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為節度使遣裴

度宣慰賜錢百五十萬緡犒其軍六州百姓皆給復一年軍

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諸鎮使者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倨

強者果何益乎賜興名弘正奉貢初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

眾皆忿怒推興為留後興度不免乃謂眾曰勿犯副大使守

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眾曰諾六州魏博節度使

所統州名未詳復音福鄆音韻州○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

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隕養亡命少陽死子元濟自領軍

府縱兵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

道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決取上

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道素養刺客姦人客請密

往刺元衡則他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暗射殺

之又擊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倚度

一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

軍進討唐鄧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釋

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擊鵝鴨池混軍

聲鷄鳴入據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拒戰已而就擒檻送

京師斬之自叛及誅凡用兵二歲時元和十二年也淮西既

平上浸驕侈先是二歲已用李逢吉同平章事至十三年又

用度支使皇甫鏐鹽鐵使程昇進羨餘有寵並同平章事朝

野駭愕元和之政非矣彰義淮西號彰義軍凶命逃亡之人

抵河東魏博邠陽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宣武淮南宣歙
折西十二道所云詳見韓文平淮西碑刺音次射音石唐鄧
二州皆屬河南唐即豫州蔡州屬河南即汝南牙城古者軍
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曰牙城者即衙城也
度音堂入聲鏐音博
羨餘賦外之餘物
○十四年迎鳳翔法門寺塔佛指骨至

西山曰按後世人主之事佛者本報徵福田利益之為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古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天促可謂深切而着明者矣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也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終尚書郎愈七歲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此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策累官刑部侍郎貶為潮州刺史除鱷魚患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歷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斬李師道

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侍郎韓愈上表極諫乞以投之水火。上大怒。貶潮州刺史。試上表之上。上聲。潮州屬廣東。案愈表其略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來。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及禍。由此觀之。不足信矣。如其身在奉命來朝。陛下容接。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眾。况其身死。枯朽之骨。豈宜入宮。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耻之。通鑑曰。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唯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眾。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大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悅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簡出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平盧將執斬李師道。將節度使田弘正下。裴度罷。以直言為皇。擢之。詔度以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十五年。上暴崩。上服金丹多躁。左右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宦者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言藥發。

李德裕獻丹宸六箴

裴潯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之福。自黃帝至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薦方士。借金。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字自銜奇技。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潯。

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和。太子立。是為穆宗皇帝。元和二年。穆宗皇帝名恒。即位。改元曰長慶。四年崩。太子立。是為敬宗皇帝。敬宗皇帝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李德裕獻丹宸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宵衣。於豈切戶牖間也。亦曰黼衣。其制如屏風。見書傳。以諷視朝。稀晚正服。以諷服制。乖異罷獻。以諷求玩好。納誨。以諷棄讜言。辨邪。以諷服制。乖異罷獻。以諷。急宦官動。遭捶撻。皆怨。夜獵還宮。酒酣。為宦者劉克明所弒。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寶曆。江王立。是為文宗皇帝。寶曆元年。文宗皇帝名涵。穆宗子也。為宦者王守澄所立。後改名昂。太

劉黃對策

穆宗憲宗太子因服金丹而崩敬宗欲幸驪山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幸驪山而祿山乱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云々

通鑑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

上與李訓等謀誅宦官

國事知樞密王守澄以衛兵迎江王涵立之是為文宗進討賊黨盡斬之悟為亂兵所害

○范華陽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詭計欲用甲兵於陸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也

和二年親策制舉人宦者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權出人主之右無人敢言賢良方正劉黃對策極言之考官皆歎服而不敢取中第者裴休李邵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皆除官物論翬然稱屈邵曰劉黃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顏厚上疏乞回所授官於黃不報穆宗子敬宗弟為去聲策試也制舉唐取士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外於有司而並選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橫去聲劉黃對黃時應賢良方正之舉其策略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親近捨大政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閣寺持廢立之權先君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可以奉典謨承丕緒矣又曰臣非不知言矣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一命之寵哉○范曰宦官脅制天下自宰相以下莫敢言劉黃布衣無一命之寵而懷忠突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黃音墳中去聲物論衆論也論去聲音教顏厚羞愧也

○太和五年上與同平章事宋申錫謀誅宦官不克申

錫貶死初文宗與申錫謀誅宦官而以京兆尹王璠世其謀王守澄等知之令人誣告申錫謀廢立上信之遂貶

○九年上與李訓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注

本宦者王守澄所引訓本名仲言又為注所引得見守澄守

澄薦於上個儻尚氣有文辭口辯多權數上悅之訓注揣知

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謀大事以誠告之訓注遂以

誅宦官為己任訓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注託以中外勅執

出注鎮鳳翔進擢宦者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權訓同平章

事請除守澄遣中使鳩殺之注始與訓謀至鎮遣壯士數百

入護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遺類訓心以為

如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發令人奏金吾廳事後石榴有甘

露宰相帥百官拜賀後勸上往觀上令宰相先往視訓陽言非真上顧仇士良帥諸宦官往視士良等既至見風吹幕起

天下事決於北

裴度威望遠達四夷

裴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勞

上坐憲政殿召當直學士周擢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報漢獻耳擢驚曰彼亡國

熱屋音周質

執兵者無數驚走告變訓呼金吾衛士等上殿僅擊死傷官者十餘人知事不濟而走士良等命神策兵殺金吾吏卒執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等誣以謀反腰斬之訓之謀惟元興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李訓為人所殺傳首鄭注亦為鳳翔監軍官者所殺注為鳳翔監軍官者張仲青開成三年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度卒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園池有綠野堂子午橋等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穆宗敬宗時皆嘗一入輔政至上之世亦嘗平章軍國重事與時浮沉而已然四朝將相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

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也因泣下霑襟伏地泣涕自是不復視朝

○胡致堂曰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始終大節惜惜焉不然當疾病之日自力御殿引宰執面命太子臨見群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

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同徒中書令官名晉公在東都四朝憲宗穆宗敬宗文宗○五年上崩上即位之初厲精求治去奢從儉中外翕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宦寺竟不能有為嘗問宰相何時太平牛僧孺答以太平無象末年嘗問近臣朕何如周叔漢獻對者憮然上曰報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也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二曰太和開成弟頴王立是為武宗皇帝去上聲寺音嗣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近臣學士周墀家奴謂宦者大和即位二年改元

武宗皇帝名瀍穆宗子也文宗嘗立敬宗子成美為太子臨崩欲以成美監國宦者以為立不由己廢之而立瀍為太弟遂殺成美而即位後改名炎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在穆宗初為學士以李宗閔者嘗對制策譏切其父吉甫恨之構

○丘文莊曰維州
悉怛謀之事司馬
德裕其所論者牛
李二人已然是
非也請就其未
者而為之處置焉
夫德裕初得悉怛
謀之通款即密以
其事聞之朝廷且
置書宰執俟報下
而行焉報可則行
不可則姑已之以
待機會之來如此
則不失歸附之心
貽之禍患且又不
起邊釁

○范華陽曰古之
明王天下有不順
者必諄々而告教
之再三不可然後
征之則其民知罪
敗宗閱自是各分朋黨更相排軋者垂四十年在文宗時德
裕為侍郎裴度薦其可為相宗閱有宦官之助遂相惡德裕
逼已而出之且引牛僧孺並相相與排擯德裕之黨尋以德
裕鎮西川德裕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
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險易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
堡障以備邊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維州本漢地入兵
之路吐蕃得之號為無憂城德裕極以得此州為便牛僧孺
以為不可納以城併叛將歸吐蕃誅之境上極慘酷牛李之
怨自是愈深僧孺尋罷德裕入相宗閱亦罷宗閱再相德裕
又罷二黨互相擠援文宗每歎曰去河此賊易去朝廷朋黨
難德裕連被貶黜及上立召德裕相之德裕言於上曰正人
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在人主辨之上嘉納德裕

而用兵有辭矣自
唐之失河朔或討
伐之或姑息之不
間有文告之命戒
教之辭也是以兵
加而不服恩厚而
愈驕李德裕以一
相而制御三鎮如
運之掌使武宗享
國長久天下有不
平者乎

光明甲一說為明
光甲

上外尊寵士良內
實忌之士良頗覺
遂以老病致仕其
黨送歸云々

○胡致堂曰士良
狡黠思所以盡君
者密矣然知其利
而不知其害者也

追論維州事悉怛謀加褒贈宦者仇士良為立為不之為並

元和三年初試賢良方正宗閱痛詆當路指陳時政無所避
吉甫時居相位惡之泣訴於帝且言翰林覆策無所異同久
之不調遂與為定構閱穆宗長慶元年錢徽典貢舉宗閱時
為中書舍人而託所親於徽德裕遂自徽納于取士帝乃
敗徽江州刺史宗閱劍州刺史更音庚軋音晏入聲傾陷也
遂相宗閱先得為相出之德裕出為鄭滑節度使尋遷樓在
成都州治南語國在南夷召如宗訪問也易音異怛音丹入
聲維州屬四川今威州○時僧孺居中用事欲沮德裕功故
返維州及悉怛謀於吐蕃尋罷通監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
樞密數言縛送悉怛謀以快屬絕來降非計也文宗悔之尤
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表請罷相從之亦罷德裕既相入
謝文宗曰卿知朝廷有朋黨乎曰中朝半為黨人文宗曰衆
以給事中楊虞卿為黨對德裕因請出為刺史文宗然之宗
閱曰德裕居外知黨不如臣之詳虞卿目見賓客於第世號
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而何
宗閱沮不得對俄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又罷李訓鄭注用
事疾德裕共掌短之復召宗閱乃罷德裕擠音躋排
也援音院去上聲下同褒贈詔追贈怛謀右衛將軍○昭義
節度使劉從諫卒姪稹自領軍府德裕謂澤潞事體與河朔
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在心腹若

苟欲自安而盡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疎斥而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燥急喜怒非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秋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至是詔罷正且朝會

又因而授之威令不復行於諸鎮矣上問何以制之曰稹所恃者二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稹無能為也遣重臣諭鎮魏討之詔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使存輔車之勢鎮魏悚息聽命二鎮兵與朝廷所遣行營將王宰石雄各進討○河東都將楊弁作亂逐節度使遣中使馬元實曉諭且覘之元實受賂還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申若之何取之德裕詰之辭屈奏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出戍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被屠乃歸擒弁送京師斬之未幾劉稹勢窮蹙潞人殺稹以降澤潞平加德裕太尉衛國公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昭義節度澤潞節度澤潞路音路二州皆屬山西路即上黨郡三鎮成德節度王元達魏博節度何弘敬澤州節度張仲武累上聲鎮魏

削仇士良官爵

毀佛寺勒尼俗

漢武之後固其知服食金石之誤矣及唐諸帝又惑于其說太宗之崩實由于服丹藥也乃憲宗又惑長生之說皇甫鏞與李抑必僧大通等詔翰林尋以必為台州刺史令其採天服之日加燥渴裴瀕上言金石性酷烈加以燒煉則火毒難制不聽帝燥益甚數暴怒責先石以致暴崩武宗又為藥所誤也宣宗又為藥所誤也統計唐代服丹藥者六君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

鎮謂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勿為之為去聲輔車輔車輔車詩傳曰縛枝於輻以防輔車也逐節度使姓名未詳今去聲幾如字潞人郭誼循州屬廣東封州屬廣東○文宗時劉從諫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其患至是既平德裕乃言○削官者仇士良官爵籍沒其家先是士良致仕其黨送歸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之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毀天下佛寺僧尼勒歸俗○會昌六年上崩在位七年改元者一曰會昌光王立是為宣宗皇帝會昌即位二年改元

宣宗皇帝名怡憲宗子也幼號不慧太和後益自黽戩文宗好誘其言以為笑武宗豪邁尤不禮之名為光叔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策禁中詔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事裁決咸當理人始知其隱德焉尋即位太和文宗年號官馬元贊更音庚

唐宣宗六年

唐宣宗六年

三十一

李德裕罷

流重惜官賞恭謹
節儉惠民物故大
中之政訖於唐上
人思詠之謂之小
太宗

韋澳
分語

○胡致堂曰公者
君相之要道也李
德裕政事公私參
半是非莫掩宣宗
去其非取其是則
公道得矣乃又
好惡偏黨之故雖
奮德裕而人終不
服也丁柔立必克
己正心之人也使
宣宗而留意公道
則柔立正可將用
者乃不能言是自
為偏私也欲臣子
之奉公難矣

上臨
朝威
嚴不
可仰
視

○范華陽曰宣宗
拔擇細微以驚服
其群下小過必罰
而大綱不舉欲以
一人之智周天下
之務而不能與賢
人共天職也譬如
廉刻之吏謹治簿
書期會而不知為
政持一縣令才耳
人君之德哉

南北
司如
水火

上好神仙迎軒轅
集至長安問曰長
生可學乎對曰王
者屏欲而崇德則
自然受天遐福何
處更求長生留數
月求還山乃遣之

上餌李玄伯等藥
疽發於背宰相不
得見上密以藥王

去聲

○李德裕罷僧孺宗閔等北遷德裕三貶至崖州司
戶以死罷惡其事政日久此遷僧孺自循州遷衡州長史宗
守再貶潮州司馬自潮州貶崖州崖州在南海今瓊州○令狐綯同平章事先是綯為

學士上嘗以太宗所選金鏡錄授綯使讀之又書貞觀政要

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嘗與學士畢誠論邊事誠具陳方

略上悅曰不意頗收在吾禁中即用為邊帥果稱其任上聰

察強記嘗密令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

一書號曰處分語刺史有入謝而出者曰上處分本州事驚

人建州刺史入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上曰卿

到彼為政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前則萬里也令狐綯奏擬

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

人綯曰詩人托此高興未必實然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

至京面察綯嘗徒故人為隣州便道之官上問之曰詔命既

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

對群臣未嘗有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

奏事畢忽怡然閑語一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常恐

卿輩負朕不得再相見綯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

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嘗召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

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

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又嘗與綯謀盡誅宦官恐濫及無

辜綯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缺勿補自然消耗至盡宦者竊

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令狐之令去聲

頗收廉頗李牧稱任去聲通鑑除誠為邠寧節度使招諭

鄧州刺史薛弘宗建州屬福建今建寧府刺史于延陵階前

萬里謂天下州郡政俗異同備在方策開卷一覽無所不及

唐宣宗大中

浙東賊起

勛敗

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將王宗實素不同心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勾當國政事更名准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帝驕奢無度淫樂不悛李氏之亡於茲決矣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成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知勳察使崔彥普性嚴刻押牙平勳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成卒聞之怒

故曰階前則萬里也杭州屬江浙興去聲托物與詞曰興廢格止也史記義縱傳廢格沮事注謂廢格詔書沮成事也重平聲負朕背恩忘德曰負延英殿名屏音丙斷音○大中十三年上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長子立是為懿宗皇帝
大中即位
二年改元
懿宗皇帝初名温封鄆王以無寵不得為太子宣宗崩宦者立之更名准官者王宗實便音○浙東賊裘甫起聲振中原觀察使王式討斬之裘姓也本姓仇○九年徐州賊龐勛起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舉兵入寇陷播邕交趾救徐泗兵戍桂州過期不代遂作亂勛為糧料判官成卒推以為主擁兵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因殺節度使陷諸郡招討使康承訓擊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勛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為大同軍節度使尋又為振武節度使播州在南夷邕州屬廣西泗州屬淮西

王仙芝起

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焉若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求也衆皆呼躍稱善咸通十四年春正月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多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要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四月至京師秋七月崩僂許緣切

○胡致堂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官者德宗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

臨淮郡桂州屬廣西今靜江府淮音退平聲殺節度使霍彥曾赤心盡忠孫執亘子也大同軍今為府屬山西即雲中郡為振武節度使咸通十四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一子晉王立是為僖宗皇帝咸通即位二年改元
僖宗皇帝名僂懿宗少子也年十三為宦官所立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水旱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所在相聚為盜濮州人王仙芝起曹州冤句人黃巢應之巢善騎射喜任俠嘗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眾攻剽州縣窮民歸之數月數萬仙芝攻陷汝鄭唐鄆冠鄂州陷安州寇荆南與招討曾元裕戰於申州而大敗又大敗於黃梅斬之黃巢陷鄆沂濮掠宋汴南渡陷洪慶吉饒信寇宣州入浙東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遂趨廣南陷廣州出潭州北渡向襄陽敗於荆門復引而南陷宣州自采

黃巢 僭號 大齊 皇帝

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况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其焉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禍亂之源也。若僭宗者。又何責焉。

李克用 破賊 長安

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上趨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謂於路次。請畋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通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澆。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克用 縣名

注府 字衍

朱全忠 忠 克用

克用 出 城

沙陀李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奉國昌。李克用。勇略過人。為彼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人赴之。

克用入京師。兼焚宮室。遣去詔。克用同平章事。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強。重榮求救。克用曰。待善先滅。全忠還掃蕩。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闕。

石渡江已而渡淮。陷申州。入贛。宋除院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入長安。上出奔蜀。巢僭號大齊皇帝。諸道發兵赴援。先是沙陀李國昌之子克用。為兵馬使。戍蔚州。大同軍諸將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雖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功名富貴之秋。李振武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遣人潛詣蔚州。說克用。克用趨雲州。取之。河東招義討之。而大敗。克用寇忻代。逼晉陽。已而大為盧龍兵所破。蔚州兵亦討敗其父國昌。父子亡。走達且。朝廷赦其罪。召其兵討賊。克用將沙陀來。賊憚之。曰。鴉軍至矣。連破賊。復長安。巢焚宮室。而遁至蔡州。節度秦宗權降之。巢趨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未幾賊黨斬巢以降。為宦官為去聲。宦官劉文。次。舜音。劉上聲。賊死。曰。舜。州屬山東。克用。句音。濁。賊音。翻。去聲。賊。買。黃。黃。曰。販。數。

萬數月之間。聚至數萬。汝州屬河南。鄆州屬湖廣。即江夏郡。安州屬四州。申州屬河南。今信陽州。黃梅縣屬蘄州。沔州屬平聲。州屬山東。即瑯琊郡。宋州屬河南。即睢陽郡。汴州屬河南。今汴梁府。洪慶吉。饒信五州屬江西。洪。即豫章。慶。今贛州。府。今吉安府。為鎮。為廬。之為。並去聲。駢音。便。平聲。潭州屬湖廣。即長沙郡。潁州屬河南。音。潁。州屬北平。李振武。李國昌。府。為。振武。節度使。其子克用。冠音。貫。雲州屬北平。沂州屬山西。討敗之。敗音。拜。走音。奏。達。且。五代史。作。鞞。鞞音。坦。且。夷狄。別種。名。克用。父子。逃入其地。鴉軍。軍中。号。克用。為。李。鴉。兒。以其軍省。服。黑也。復長之。復音。伏。降之。宗。權。降。於。黃。巢。幾。如。字。賊。黨。巢。○克用之至汴州也。朱全忠襲之。全忠者。巢將朱溫也。先為巢所遣。攻陷同華。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為宣武節度使。館克用甚恭。克用乘酒頗侵之。全忠不平。發兵圍驛。攻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告之。克用乃張目。援弓起。而走。會大雷雨晦冥。扶醉乘電光。鎧城出。汴人扼橋從者力戰。得度而免。克用還晉陽。治甲兵。表乞討全忠。詔和解之。不聽。同州屬陝西。即馮翊郡。華。去聲。州屬陝西。宣武節度使。汴州。号。為。宣武。節度使。驛。上原。驛。在汴州城內。鞞音。墜。繩懸而下。

上還 長安 王重 亂

東選吾為虞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朱攻李昌符亦隕附於全忠克用乃上言云々

上奔 鳳翔

○范華陽曰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讐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今僖宗兩無子奪何以做全忠而服克用耶

上還 長安

○范華陽曰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讐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今僖宗兩無子奪何以做全忠而服克用耶

互相 吞噬

上疾大漸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皇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忠尉劉季述遣兵迎傑

昭宗 有恢 志 復之

五代史錢鏐守具美杭州臨安人豫章人有善術者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

李克 用進 爵晉 王 董昌 伏誅

上獵苑中夜醉蹶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且日加辰已宮門不開李述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狀出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此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不敢違李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亂等狀請太子監國胤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上驚起季述等出伏白之

史記卷五

四十一

也。○上發成都還長安。○秦宗權僭號。○上之奔蜀也。○官者甲令攷實挾之。自以為功。權自己出。河中王重榮前作亂自立。令攷遣朱玫等攻之。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全忠。上言玫等與全忠相表裡。欲共滅臣。引兵赴河中。京師震恐。令攷劫上奔鳳翔。朱玫追逼不及。立肅宗。孫襄王煊為帝。攷將王行瑜斬攷。煊奔河中。王重榮斬首送行在上還長安。上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曰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日與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盜賊蠭起。豪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壽王立。是為昭宗皇帝。○昭宗皇帝名傑。僖宗之弟也。僖宗大漸。宦者立之。為太弟。遂即位。後更名曄。帝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

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天漸。峯蹄云。病篤。宦者觀軍

宗臨崩遺制。更傑名。數明年。改元龍紀。復更名。曄。復音伏。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越州董昌僭號。昌先據杭州。錢鏐為兵馬使。朝廷命昌

帥浙東。鏐領杭州。至是昌稱帝於越。詔鏐討之。○越州屬浙東。音留。帥音。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三鎮舉兵。犯闕。殺宰相。謀廢立。聞李克用來討。乃去。克用攻邠州。斬行

瑜。將移兵岐華。貴近恐沙陀太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引兵還晉陽。○岐陽即鳳翔府。○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甚

恭。克用去。下鎮復驕慢。茂貞舉兵犯闕。上出奔華州。克用遣

唐昭宗

唐昭宗

唐昭宗

四十三

劉李述幽上於少陽院

朱全忠盡殺官

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過也即扶上與何后同輦嬪御總十餘人適少陽院李述以銀槓畫地數其門鎔鐵固之穴牆以通飲食李述迎太子入宮矯詔立之崔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與兵圖反正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官隆囚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命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官矣全忠大悟

援又聞朱全忠營洛陽迎駕茂貞與建皆懼奉還長安先是嘗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出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者恐其不利於己交諫以為不可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時官官劉李述圍殺諸王十一人至是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同平章事崔胤說神策將討誅季述上復位官謀去胤時朱全忠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以書召之全忠舉兵來官者韓全誨等劫上如鳳翔全忠圍之李茂貞遂殺全誨等奉還長安全忠以兵驅官官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存黃衣幼弱三十人備洒掃官官自文宗已後廢置在其掌握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及是大被誅殺遣援遣兵救授令去聲已音紀十一人通義睦濟韶彭韓陳單廷用少陽院在東內神策將指揮使孫德昭復位之復音伏去上聲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以其策立天子之功故稱國老視天子如試官之視所取人故曰門生

全忠進爵梁王

即因希度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胤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關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盡殺之免彌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

司馬溫公曰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閑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使有威福耳東漢之衰宦者最名驕橫未有如唐世也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也太宗監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明皇始墮舊章使高力士省決章奏進退將相自此熾矣及中原本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議參謀不復能制代宗踐祚仍遵覆轍遺棄勛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宦官稍絀而返忌諸將以寶文場霍仙鳴為中尉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其後文武宣懿倍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然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威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全忠由東平王進爵梁王還汴○全忠威震天下有篡奪之志胤懼為之備全忠表請除胤容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沾巾上至洛陽李茂貞等移檄以興復為辭全忠將西討以上有英氣恐生變遣人入洛弑之為之為去聲復音伏○上自即位非不夢想

全忠請上都

全忠恐胤立異容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敗之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

唐昭宗唐哀帝

純干山即純真山
在山西大同府城
東北純真胡語猶
言千里其山冬復
積雪故云

全忠為相九錫

全忠乃遣判官李
振至洛陽與蔣玄
暉及朱友恭氏叔
琮等圖之玄暉遣
牙官史太等百人
夜即宮門殺宮人
裴貞一帝在椒殿
方醉遽起軍衣繞
柱走太追殺之全
忠聞之陽驚哭殺
友恭叔琮友恭臨
刑大呼曰貴我以
塞天下之謗如鬼
神何

通鑑全忠使蔣玄
暉數昭宗諸子德
王裕棣王栩虔王
禕沂王禔遂王禕
景王祕祁王琪惟
王禎瓊王祥置酒
九曲池酒酣悉殺
殺之
○胡致堂曰唐有
天下歷二十君為
子所逼奪者三焉
為婦所乘者三焉
為賊所逐者五焉
為妻所弒者一焉
為宦官所立者九
焉為所弒者三焉
為所廢者一焉為
方士所敗者七焉
為強臣所弒者一
焉不為小人所惑
者僅得二三而無
全德者矣

賢豪卒不用之嘗有朝士鄭繁好恢諧多為歌後詩嘲時事
上意其有所蘊手注班簿以為相堂吏走告不信已而賀客
至繁搔首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繁音答歌後詩
意在言外○上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七曰龍紀大順景福乾
寧光化天復天祐子立是為哀皇帝龍紀即位二年改元哀皇帝廟号景宗○
哀皇帝初名祚昭宗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祚以幼得
立更名祝全忠殺裕等九人皆昭宗子全忠為相國加九錫
帝在位仍稱天祐不四年禪于梁尋被弒唐自高祖至是二
十世凡二百九十年更音庚九人名字未詳司馬溫公曰高祖承上隋之弊掃除亂略遂降李密
係建德會世充芟武周剪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
何成功之速也蓋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
古拯民水火之中措之衽席之上使突厥之渠繫頸關庭北
海之濱悉為州縣三代以還未之有也高宗沈溺宴安仁而
不武使天后斷喪唐室屠害宗支中宗久罹憂辱備嘗險阻
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糞土之墻安可朽也睿宗監前世之禍

立嗣以功可與權矣明皇再清內難四夷賓服浸淫乎貞觀
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
生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乘輿播遷干戈不息夫肅宗以
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翦除凶醜使河
南北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武不足以決疑明
不足以為燭理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
因為之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旌鉞使強暴縱橫下陵
上登唐之紀綱不可復振肅宗之為也德宗南面之初赫然
有撥亂之志而識度淺闇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故
關外之兵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困辱奉天播遷山南尚賴
陸贄渾瑊盡心輸力故能誅夷元惡還奉宗社逮其晚節偷
懦之政甚矣順宗不幸嬰疾委政家嗣賢矣憲宗聰明果決
選任忠良於是天下之盜納質效地穆宗援任非林為謀不
臧自貽顛覆文宗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不足
稱也武宗英敏特達享國日淺功業未究惜哉宣宗盡心民
事精勤治道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欬宗驕奢賊虐民怨
神怒李氏之亡於茲決矣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
扈譬如羸病之人糜粥養之猶恐不濟又况飲之毒酒其能
存哉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漂泊幽辱寄命諸侯
雖救之其將能乎

